

时而艺术

S o m e t i m e s a n A r t

N i n e E s s a y s o n H i s t o r y

[美]伯纳德·贝林 - 著 孙宏哲 - 译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史学九章


时而艺术

[美] 伯纳德·贝林 - 著 孙宏哲 - 译

Sometimes an Art
Nine Essays on History

Bernard Bailyn

史学九章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9 · 北京

Sometimes an Art: Nine Essays on History

by Bernard Bailyn

Copyright © 2015 by Bernard Bailyn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Group,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版权登记号：图字 01-2016-549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而艺术：史学九章 / (美)伯纳德·贝林著；孙宏哲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5
ISBN 978-7-5620-8864-6

I. ①时… II. ①伯… ②孙… III. ①史学思想—文集 IV. ①K0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69316号

出版者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
邮寄地址 北京 100088 信箱 8034 分箱 邮编 100088
网 址 <http://www.cuplpress.com> (网络实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电 话 010-58908524 (编辑部) 58908334 (邮购部)
承 印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5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声 明 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 如有缺页、倒装问题，由出版社负责退换。

中文版序言

这是一部关于历史和记忆的文集，涉及数世纪以来欧洲、美洲以及与西方智识生活相连结的全球共同体所从事的历史研究之问题、可能性和局限。文集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有五篇文章，涉及历史的本质与历史研究的系统性局限，涉及历史同记忆的复杂关系与限制历史的情境。该部分的两篇文章论述历史研究中的创新，包括新颖趋向和杰出成就。第二部分的四篇文章论述一个具体的历史现象，亦即早期英帝国边缘（包括北美、苏格兰和澳大利亚）的文化。虽然这些关于不列颠外围世界之边缘的文章只涉及不列颠的全球影响，但它们也是世界历史上伟大的全球性帝国的例子。这些全球性帝国包括古代的罗马帝国、近代早期的西班牙帝国，以及许多世纪中以各种形式存在的古代中国各帝国。总的说来，这本书首先论述历史研究系统性的问题、可能性和成就，然后讨论伟大帝国塑造遥远边疆的人们生活的复杂方式。

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有些人试图知道过去如何塑造现在。他们明白，虽然我们无法做到完全客观，但我们越接近那个理想，就越能更好地理解我们如何抵达今天，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前行。无论对他们而言，还是对中国读者而言，本书所涉及的问题都是同样重要的。

请允许我建议读者仔细阅读英文版第 21-22 页* 的段落。我认为，这是所有现代历史研究都应遵循的原则。

伯纳德·贝林
于哈佛大学

* 编辑注：读者可按本书边码检索。

序言

这卷文集中的大多数文章可以说都是偶然为之，因为它们都是特定场合的受约之作。在每个场合，我的东道主都允许我就手中主题随心所欲地写作。我利用这些机会发展了我在两个领域中的观点：作为一门手艺、时而作为一门艺术的历史学之问题与本质，以及早期英帝国殖民地边缘的历史。我在其他地方都写过这两方面的文字，但这些机会允许我将宏观故事的关键方面单独拿出来，进行更深刻的探究。要是没有这些场合，这就不可能实现。

除了一些小修小补、为更集中和更清晰而做的省略、对直接情况的删节之外，这些文章都保持着最初发表时的样子。原始出版物的地址、日期和注释见于书末。在一些情况下，我在尾注的括号里增加了一些简明评论，论述文章主题在这些文章发表后的发展情况。

伯纳德·贝林

目 录

I | 中文版序言

III | 序言

第一部分 历史与纠正历史的努力

- 3 | 第一章 黑奴贸易的历史与记忆
- 17 | 第二章 历史中的情境
- 48 | 第三章 现代历史的三个趋向
- 71 | 第四章 史学与创造性想象
- 98 | 第五章 失败者

第二部分 早期英帝国的边缘

- 131 | 第六章 情境中的托马斯·哈钦森：《考验》之再探讨
- 152 | 第七章 英格兰的文化外省：苏格兰和美洲
- 172 | 第八章 在帝国边缘殖民
- 207 | 第九章 追求完美的大西洋维度

- 234 | 原始出版物的日期和地点
- 236 | 致谢
- 238 | 注释
- 264 | 索引
- 278 | 译后记
- 281 | 《雅理译丛》编后记

第一部分

历史与纠正历史
的努力

第一章

黑奴贸易的历史与记忆*

(一)

一直想用什么方法表达“杜波依斯黑奴贸易数据库” 3

* 这篇评论原本是1998年在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市举办的“杜波依斯跨大西洋黑奴贸易数据库”会议的结束语。此后，数据库的工作仍在继续。更新的版本，连同相关文章、地图和其他资源，现在可以在网上找到：<http://voyages.org>。数据库中奴隶贸易航行的次数已达35 000。这些航行是1514年至1866年间超过1200万非洲人被迫迁徙的原因。这个数字比1998年会议的估计多了100万。创建数据库的团队包括埃默里大学的大卫·埃尔蒂斯（David Eltis）、英格兰赫尔大学的大卫·理查森（David Richardson），现在新西兰威灵顿大学的斯蒂芬·贝伦特（Stephen Behrendt）与哥伦比亚大学的赫伯特·克莱因（Herbert Klein）。关于该数据库的最新研究，参见埃尔蒂斯和理查森主编的《拓展边疆：关于新版“大西洋黑奴贸易数据库”的论文》（*Extending the Frontier: Essays on the New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Database*）（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2008年）。

本篇评论提到的各篇论文宣读于那场会议，发表于《威廉与玛丽季刊》（*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第三系列第58卷第1期的特刊“大西洋黑奴贸易新视角”（2001年1月）。尾注标出了源于各篇论文的引文在《季刊》中的页码。

的重要性。就用类比吧。在哈勃望远镜发明之前，天文学家就已经知道了大量宇宙现象，但那只极富洞察力、自由
4 巡视太空的眼睛，其精度与广度是从前无法想象的。它不仅已经揭示、并将继续揭示新信息，而且已经提出、并将继续提出从未提出过的新问题。所以，追踪了 27 233 次大西洋黑奴贸易之旅（其中四分之三成功在美洲卸载奴隶，占大西洋黑奴贸易全部旅行的三分之二以上）的“数据库”，使精确、广泛记录非洲离散人群的历史这项过去没人认为可能的工作成为可能，并提出了很多新问题。

但我们一定要指出，数据库在开发过程中也发生过一些小故障。这些小故障并非不像那些折磨天文望远镜的小故障。就像哈勃望远镜的镜片最初也有问题，只有在修理之后才能获得预期的清晰度一样，刻入黑奴贸易数据的第一张只读光盘，需要数月乃至数年的调整和纠正，才能达到它现在拥有的准确性与过程清晰。当它于 1998 年 4 月首次亮相于哈佛大学大西洋史工作坊之时，它的只读光盘还在科罗拉多州的某处制造，完全用不上。因此，为了那场首次公开展示，足智多谋的数据库开发者们不得不通过一个
5 SPSS 程序传送数据。只有他们才懂得这一程序同那张无法履约的只读光盘的关系。尽管如此，通过那个计算机化的小口，信息（或者说部分信息）足够清晰地展示出来。

即便是在那时，数据库的广阔视野和全面性就已经很明显了。现在，计算机化的、便于精细分析的新版数据集已经公开使用。编纂者们坦承，它包含的信息并不完整，比如英国数据要全面于葡萄牙的，18世纪要全面于17世纪的。然而，它在范围上如此全面，在操作上如此灵活，在内容上如此精确，不仅整个黑奴贸易研究，而且整个奴隶制研究（它的非洲起源、它的人口学与民族志、它的经济、它的政治，以及它在西半球发展中的作用）都改变了。对这份资源的利用才刚刚开始。如开发者们一再显示的那样，问题和答案一样多。

(二)

在阅读与该数据库相关的论文时，首先令人惊愕的是数字的巨大力量。我还记得很多年前首次量化工作：很粗糙，只不过是些穿孔卡图标。如今，数字计算可以那么复杂，光是通过组合这些数字，就能看清很多现象，这令我惊讶。

也许我可以这么说，这是因为数字是有价值的。有很 6
多东西，仅仅是数字——巨大的量——就可以揭示。

以下事实很重要。（一）非洲离散群的总体规模现已明确：如大卫·埃尔蒂斯所解释，1100万非洲人被迫登船，其中900万前往美洲。（二）在18世纪90年代，也就是不列颠黑奴贸易的鼎盛时期，每隔一天就有一艘贩奴船从英格兰前往非洲。要想象其情形需要下点功夫。（三）全部贩奴船中，有百分之十发生了奴隶起义，而发生了奴隶起义的贩奴船上，又有百分之十的奴隶死于起义（从1500年至1867年，相当于10万人）。在“中间航线”上，对起义的恐惧令船上的人员配备与其他开销增加了18%，如果将这些成本投资于扩大运输规模上，在“长18世纪”中，会再有100万非洲人被迫卷入黑奴贸易。（四）起义率不随船员规模的降低而升高，因此黑奴的自身因素决定了起义的发生。（五）在塞内加尔河与冈比亚河地区，对欧洲贩奴船只发起沿岸攻击的可能性，是大西洋沿岸非洲其他地区的20倍。（六）船上黑奴死亡率（只占全部的50%，其余发生在非洲或登船时）并不随旅途长度或每船贩奴数量（“装得再紧凑点”）的增加而增加，而是根据非洲出发港口的改变而改变。（七）离开非洲的法国贩奴船，平均每船搭载近320位黑奴；有一只船搭载了900位；另一只船仅在一次大西洋航行中就失去了408位非洲人；还有一只法国船上，92%的“货物”都是小孩；法国船贩

运的黑奴数从 17 世纪的平均每艘 261 位增长到 18 世纪末的 340 位。(八) 仅在 1790 年一年中, 法国船只就将至少 4 万黑奴卸载于圣多明各小岛, 亦即海地岛, 其中 1.9 万 (相当于 18 世纪的波士顿之总人口) 卸载于法兰西角 (Cap-Français) 这个小港口。只是试图想象这一事实的后果, 并思考它必会造成的深刻影响, 就会令你震惊。

这些数字本身就足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它们是人类深切经历的标志。在鼎盛时期, 英国黑奴贸易商人为 150 只到 175 只贩奴船建造了 1.5 万到 2 万座“平台”, 也就是便于囚禁黑奴的刑架。在 18 世纪末, 仅牙买加一岛就住着英帝国内将近四分之一的黑人。总的算来, 有 100 万非洲人被运往那里。那里的死亡率极高, 四分之一到一半的黑奴在抵达该岛的三年内死亡, 以至于如果向该岛运送 50 万非洲人, 该岛的黑奴人口只会增加 25 万。我们现在知道, 切萨皮克地区进口的 9.6 万位黑奴中, 只有 7% 直接来自非洲。

在有关杜波依斯黑奴贸易数据库的文章中, 这样的数字资料还有很多。数字是重要的, 哪怕只是简单的量。规模可以完全改变我们的认识。精确地记录规模可以纠正错误的预设, 确定现实主义的限定因素, 设定基本的理解术语, 以便明白这个在 5000 万欧洲人于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

移民美国之前大西洋史中规模最大的人口现象。

(三)

然而，虽然这些数字令人印象深刻、信息量大、挑战性
性强，但它们无法解释自己，归根结底也并非探究的目的。
如洛雷纳·沃尔什 (Lorena Walsh) 所说：“无论多么精致，
数字本身几乎没有带给我们有关黑奴之间文化的传播、转
变或消失的信息。”¹一次又一次地，数字激发了新的、重
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引导作者从数字资料中悄悄溜走，去
9 社会与文化的深层次领域探寻答案。并不是数字提出的所
有问题都能得到回答：有些解释是理性推断，有些是有根
有据的猜想，还有些最终不过是对可能答案的范围之讨论。

从数据中产生的最常出现的解释性主题，是非洲民族
与地区差异的重要性，以及这些差异对奴役进程的方方面
面、人口迁移以及西半球欧洲人—非洲人—印第安人世界
的影响。

大卫·埃尔蒂斯是技术主管，最熟悉该数据库的统计
细节，但他的数字令他对一个问题进行猜测：为什么在
350 年间，“大西洋黑奴贸易的重心缓慢离开中非西部，向

北移动”？或许是“时机、资源以及社会结构的调整，需要建立一个供应网络，或在内地获得新来源”。他发现，“新世界非洲人的分布并不比欧洲人的随意”。为什么？这是否由非洲人的民族性决定？他总结道，非洲人自身的情况远比我们过去猜测的更多地塑造了黑奴贸易。²

其他人以非常具体的方式继续这场讨论。G. 乌戈·诺沃克基 (G. Ugo Nwokeji) 发现，要想理解非洲黑奴贸易的结构，我们必须懂得非洲人的性别观念。为了证明这一点，¹⁰他细致地探讨了女性在非洲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 and 军事生活中起到的不同角色。他总结道，非洲“性别分工的地域差别”有助于解释黑奴贸易中性别比的差别。他具体展示了非洲人口变化如何导致比夫拉 (Biafra) 女性黑奴数量的下降。³

大卫·理查森分析了黑奴起义，并对黑奴起义进行了细致的量化。他考察了所有起塑造性作用的环境因素，但他仍然不解，为何女性黑奴比例较高的船只更可能发生叛乱。他在起义的黑奴和未起义的黑奴的来源地之差别中寻找解释。他猜测，这些差别很大程度上起源于非洲的种种影响因素：不同的地域文化、不同的民族文化以及政治秩序崩溃的时机和地点。但这没有一个是确定的。他写道，前方有一个“重要的研究议程”，亦即发掘非洲人起义的

复杂的“区域间和区域内差异”。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必须要有一个“以非洲人为中心的解释”。⁴

11 数据库中跨洋死亡率的数据统计衍生出一个类似的讨论。赫伯特·克莱因和他的合作者写道：“非洲内部条件的差异对死亡率有着鲜明的、直接的影响。”在死亡率上最有效的统计区分项是非洲人的出发港。为什么？这些样式令人困惑。当地背景一定能解释这些差异。我们需要“更细致地研究这些差异样式”。⁵

对大卫·格古斯（David Geggus）和洛雷纳·沃尔什两位而言，不同的非洲文化是问题核心。海地文化的非洲之根并非新题目，但在格古斯的论文之中，它是圣多明各各种文化样式（包括那些“刚果人”、西部中非人、伊格博人与埃维—丰人的文化）的一部分。对他而言，也对其他作者而言，不加区分地使用“非洲人”一词是在混淆视听。对于所有人而言，这些数字似乎需要通过高度具体化的非洲民族性、语言和行为方式进行解释——在沃尔什的文章中，民族性这一单个要素是创建新的非裔美洲人身份的关键。她的数字表明，切萨皮克地区没有“眼花缭乱地杂居着……彼此被‘语言巴别塔’分离的非洲各民族”。她准确地知道切萨皮克的黑奴来自哪里，知道他们如何以及为什么分布在弗吉尼亚与马里兰的河流区域，还或多或少地